



卷五十五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717
No. 2717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袁善達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勰撰梁興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
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



峻練相路逢峻峻然於之乃廣朱公叔
絕交論劉濞見其論抵凡於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此言也

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
俗澆薄慕尚敦篤者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

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絕故陳四事以

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

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

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故網緼相感霧涌雲

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網緼相感霧涌雲

亦變鳴相召星流電激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

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

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去其鳴

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辭問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是以王陽登

星流電耀答曰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

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末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

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

且曰吾以無為為善雖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

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麓則言香蘭

德道合膠漆則志順墳麓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

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

也上林賦曰芳香潤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

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

謂聖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黃曰婉變董公墳麓已見

聖賢以此鑲金版而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鍾鼎聖賢

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

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孟銘

於鍾鼎傳於後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

世玉牒已見上

之雅引

此言良明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矣矣自夫子之死也吾

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求夕范曄後漢書曰范式

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

日死當以某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

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曰馳往赴之既至壙將

空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傳柩移時

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即

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

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

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

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其

夜徹旦彪曰相與父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曷為馬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

陶陶哉

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

劇秦羨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

九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

過惠子

匠石曰

吾范

式

其

以

其

乃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無絃者未
知變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
知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無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
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
曰大正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
使者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
麥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鶴鵬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
吳都賦曰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夔之驤屈蓋從道之汗
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維書曰秦失
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維殊世風烈猶
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
起龍驤化為侯王夔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况詩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
也日月聯璧贊豐豐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由此朱生得玄珠於赤
水謨神睿而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喪
豐豐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棟華推道之微旨然則隨
時之義理非一途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
朱公叔絕交是得箴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
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
月若聯璧二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善於蓍龜王弼曰豐豐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
至也漢書高祖歌曰豐豐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
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
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
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而後
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罔
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
謀也睿聖也

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
組織居憂共戚憂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

兩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

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

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錘

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谷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九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矣聖哲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膏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於是戴山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雖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

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

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然則利交同源

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

術法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推猶勢也范曄後漢書

也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雕刻白工鑪捶朱

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從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

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顓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延山海呼吸

交霜露九城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
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壘
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
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晉川

鷺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曰

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九國事為

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
飛鶴馬以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

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皆願摩頂至踵隨臆抽
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勝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曰勢交其

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
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見情素曠肝膽李願詩曰焦肺枯肝

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埒陶白貴巨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鐘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貴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歐香鱗萃分鴈鴛鳥之稻梁露

玉笋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夫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昔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鷺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馳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馮鷲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
啄君稻梁說文曰尊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
持酒於前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拍白水而旌
時賜餘瀝

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
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

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
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切標松竹左

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勇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東國公卿貴其籍其摺紳羨其登仙漢晉曰高祖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陳

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弗賈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
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

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
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舉

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加以頌范頤慶類涕唾流
為危言穀論東國洛陽也

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頤頤折
頤涕唾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

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
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

以為馮神翰意則聊成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
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叙温郁則寒谷
來可以為倫歸來期方何事南荒也

成暄論嚴苦則春葉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梁辱定其二

言毛萇詩傳曰煖爰也郁與煖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
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

猶急也張升反論曰虛枯則冬榮咬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
書曰任其飛沉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周易曰樞機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純公子道不挂於
之發榮辱之主

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子驥之

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二也羽冠已見詳
土論漢書澤

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繡統絳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器者為儒
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附
實曰子猶不能勝雲閣攀天備揚子注曰言曰攀龍鱗附
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
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蹄乃騰千里之路何
休公羊傳注曰轉也淮南子曰馬陽舒陰慘生民大
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楊石也
情憂合驩離品物怕性時則慘莊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
而不得所遊是怕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故魚以泉
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成亨
涸而喟沫鳥因將死而鳴哀陸相煦以泉濕相濡以沫論
語曾子曰鳥之**同病相憐奴涸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
將死其鳴也哀吳越春秋曰伯
谷風之盛典大夫吳春秋曰伯
信伯轅乎子胥曰吾之怒與
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羽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歌者乎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斯則斷金由於湫

隘刻頸起於苦雲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

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是以伍員

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諸負陳餘因張

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

乎淫泆靡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仕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

行人楚又誅負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立奔吳亦以誣為
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
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犁否因懼出奔問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
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誣
為大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
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讓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鏃之劍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秦澤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
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馳驚之俗
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遊秦撫翼俱起

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績衡所以揣其輕重績所
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曾史商董

曾史商董 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驚之所廢淮南
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乎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
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厠籬纖績說文
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績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
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
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史參史史魚
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
名蘭芬也膏龍其薦郝彦文曰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
曰雪白冰折儼然曜世也

漢言舒向 之辭同於荆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
哉加五絲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李士
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采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
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步叔罕有落其一毛

游塵土梗喻輕
賤也左太冲詠

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稽含司馬一曰命危朝露身輕游
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
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負卒食半菽孟
子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銖績微影 飄撒 **雖共工之蒐德驩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

緇銖已見任彦升彈劾曹景宗文侯瑾筆
賦曰微風影擊冷氣一輕浮左氏傳季

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謏庸回伏諂蒐慝杜預曰謂
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
掩義隱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漢連珠
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躡為盜
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雖阡跋扈東陵盜跖也
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躡其路切皆

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平羽將其意脂膏便辟

道守其誠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

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能枝也莊子謂

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痂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爵王閭侯亦遺江都王建屏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

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

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損者三友友便僻損矣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富憂感是曰量

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篋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

光也荅賓戲曰凡斯五交義同營鬻故相譚壁之於

銳思毫芒之內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

陽闐林回喻之於其醴周禮注曰鬻鬻賣也譚集及新論

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

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

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受市而夕憎

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相逐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其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

盛衰相襲寒暑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

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秦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

亦

何

也

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真彈冠言相薦連也後育為九卿博先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安何所見之晚

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

何知之因此五交是生三豐杜預左氏傳注敗德殄義

禽獸相若一豐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

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豐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

陷饕餮食貞介所羞三豐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古人

知三豐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也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

丹威子以櫛焚朱穆昌言而未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旨重言之者歎羨之至范

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練以祠焉禮記曰夏

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指也楚荆也夏與橫古今

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

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聖傑早縮銀黃

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責陽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

也譽道文麗藻方矜雷王英時俊邁顯橫許郭類田文之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曰佳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

特竊謂英特為是辯士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拔士者咸

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

德為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崐黃出其

胥吻朱紫由其日且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

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

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妥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

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

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於是

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鞞為坐客恒薄蹈其闥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

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

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軒比較填接街陌說文

曰輜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

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

鄭玄禮記注曰闥闥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

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

獨持風裁士有被其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

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鳴影組雲臺者蘇子有趨走丹墀者疊疊戰國策蘇代說

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凡三日而立於市人莫與

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

旋視之去而顧之一且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

曰夫駿服也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騷於是仰而鳥者何也彼見伯樂之

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被僕也前被前

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

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人有相摩漢典職儀

曰以州漆地故稱丹墀

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

清塵庶羊左之徽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

陸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

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龍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

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文五十五

王將軍書曰雀屏
雖愚猶知微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

罕漬酒之疾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助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
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

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
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多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

曝乾以裹雞俚到所赴家隨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米飯白茅籍以雞置前醞酒畢留謂即去不見喪主禮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貌爾諸孤朝不謀之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
諸孤坊子也劉藩梁典曰助

無術學墜其家
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

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
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

幾死朔北之野
莊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

命漏刻將子乃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
梁典不言助子遠之交推今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郇成分宅之德
此謂劉洽兄弟也劉

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云未
幾子姪漂流溝渠冷等視之傲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

疾其苟且乃廣朱公表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
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
故南陽餓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假視見其困厄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
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幾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
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成子自魯聘晉過

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
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

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成子於
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

是迎其妻子還其
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漸絕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

六八十一
文五十五
十三

曰險巖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 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

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

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

植應詔詩曰高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

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

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

而吐零濁兮說文曰零亦氣字

連珠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

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

珠易看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者所以紀陰

陽之節存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

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上之聚也川氣之

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

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

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皆天地造物者

成陶鈞之致春秋異侯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

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

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

六十一

文五十五

十四

契君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
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
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
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
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
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
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

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

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

越未能與我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
衡

爭稱負也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
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撥契所以垂美也善曰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垂輿不降佐於昊蒼此意
言賢

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三殿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
明主之興莽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雅

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貞于丘園束帛或
綦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立函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

明必有束帛之聘或綦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
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敏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後

又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信

代閻主崇神奔賢故俊又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
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即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

朱軒之使鳳舉
於龍推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襄敬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相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上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

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相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相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

無仲至西山之熊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麻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觀稱物納昭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至道以

均被萬物取而成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姓頌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

風之時麗許慎曰灑猶況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眎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古之

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

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

言巢許真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

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

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

曰昔者許由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耳兩耳皇甫謐逸一傳曰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世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榜若名今

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

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言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

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入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不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塵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

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

不惑荒嬉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西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相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

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

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

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

縛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

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

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

颺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或為鵲能飛不假風力

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鵲夜撮蚤察毫末書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鵲鵲謂之老苑鵲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為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

明謝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

遽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此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

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以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

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

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

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刺云觸車未詳其首

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

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謫

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上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數喻朗王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謫人乎孔子曰鄭人謂王

宗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備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

女沒身而與言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玉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樽

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然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

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

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非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殺伐齊師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

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

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吟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空言

苟適事精麤可施者適道修短苟命此言取其正專而已豈復係門

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右亦猶鼓生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

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徹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俟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逢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虛立功

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鑛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

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隊委之黃被其涼是

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

葉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

匠肆日不乏奚仲之妙鼓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軼此言

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歸是以淮

月烹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

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鑄也取水

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盞謂以明水滌案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

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

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豚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

園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德音錄響音操發前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言安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

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世一感中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

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

而明感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

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儺其精重光以見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

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

意世加

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

朝穆穆楚戮費鄂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堯于崇山竄二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尔雅曰劬美也三臣費無

極與鄂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

假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

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櫻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

難曰工聾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

曰西子蒙不繫則人皆掩鼻而過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率以時者非克已所助是

以利盡萬物不能容音氏是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違

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丘德冠

生人不救棲違之辱按西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違違孔席不煖墨

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

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景景

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勳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

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矣政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警睿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

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

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崩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

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

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志相撥之君

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

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

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鯨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于入其境而數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毅也毛詩曰玄王相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眵收察懸景東秀則夜

光與砥砮匿耀是以乎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也東秀謂日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情字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眵

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砥砮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乎

管下俵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寸管黃鐘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六二表於陽城表觀其影以知日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俵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帶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鵝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

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

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銜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

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傳室不思銜燭之龍

今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鷗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竟曰及續之畢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冠山陵魚吞舟及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

也言及遇隨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震風洞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壘

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也何則牽乎動則靜言舟牽

折丈木飛太屋唯我也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

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也

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平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

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止而為

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是以淫風大行貞女

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蒙治容之悔淳化毅流盜距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

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

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

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

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論曾參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爭是以

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

居窮則志

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王施德激三軍之濟俗少原流

勸誦薄之頌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

三其時獲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疋履哉吾悲與之借出而

不與之借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

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出

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菑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

刈菑薪而亡吾簪者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

悲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

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濶故暗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事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

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雲

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

風及兩毛葦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彌編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豈而悲感者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與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去物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去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貴鼓密而含響音朗笛踈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貴與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

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

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是以身輕於

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

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

川自投講北人無擇也已見相溫薦譙元珍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哭淺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

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曠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晏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

其度此即志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

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

南子曰夫寒之與燠相反寒地圻水凝火弗為衰其勢

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成之故曰吞

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

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

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

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代君可

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史武王

以平殷亂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

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

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

以迅風陵雨不謬辰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栢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
害也雖甚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
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滂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星併懔李軌曰
陵雨暴雨也併莫
經切懔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